

张
长

三色虹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张
长

三色虹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



责任编辑

金 平

封面设计

插图、尾花

李忠翔

三 色 虹

张 长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6 印张5 $\frac{7}{9}$ 插页2 字数 106千

1981年6月第一版

1981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150册

书号: 10118·444

定价: 0.46 元

自序

我在《紫色的山谷》一书的后记中曾经这样说过：诗、散文诗、散文、小说、戏剧等等文学形式的排列有如彩虹的红橙黄绿青蓝紫。在它们的临界部份，你很难把两种颜色截然分开。比如散文诗，这一头在构思、节奏上接近诗，在行文的自由上，它又在另一头接近散文，一些写得短小跳跃的散文诗有时就很难把它和长句子的自由诗分开，写得较长的散文诗有时又很难和抒情散文区别；小说（这里指短篇）也是如此，矛盾冲突不那么尖锐，情节不那么曲折又着重抒发感情的，往往和散文（特别是记叙散文）相似；而有着尖锐的矛盾冲突，曲折的故事情节，精彩的对话的小说，能很容易就把它改成活剧。那篇“后记”里我还谈到，我学习创作，就是按诗——散文诗——散文——小说这样一种发展过程进行的。我现在就从散文诗开始，把从一九

五九年到一九八〇年发表在全国各报刊上的散文诗、散文、小说各收了一部份，按形式而不是时间编成这个集子。

三种文学形式有如文学彩虹的三种色彩。由一个蹩脚的比喻想到了一个蹩脚的名字。这就是给这个小册子取名《三色虹》的第一个原因。

其次，从内容上看，这些散文诗、散文、小说，绝大部份写于绿色的亚热带。“孔雀的故乡”是绿的，“一个绿的记忆”是绿的，“花朵与绿叶”也有一半是绿的。绿，是我的三色虹的基本色调。绿，是春天的颜色，生命的颜色，希望的颜色。读者如能在作者带领下，从这一片绿色中感到有如进入一片蓊郁的热带雨林，觉得清爽、新鲜，我就非常满足了。假使再在这林中欣喜地发现一二朵默默开放的小花，并喜爱它们，我会更加感到高兴！

这无名的山野之花的蔚蓝就是我的三色虹的第二种颜色。

我的朋友、评论家谢冕在为我的《紫色的山谷》写的那篇热情洋溢的序言中曾经直率地批评了那个小册子一式的“抒情诗般优美的调子”，他引了海涅在一八二六年说过的一段话，指出我的作品“少了些刚强的气质”，他主张甚至应当象海涅那样“粗暴”些，因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“在某一个

时期（例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时期），某些地方，也有着卑劣。”他的意见是对的。也有读者向我提出过类似的意见。的确，教堂里一个声调的赞美诗再好听也会使人腻味；再艳丽的色彩如果只是一种，也难免觉得单调。生活需要对比，艺术也需要对比；没有对比就没有艺术。我因之也加了少许它种色调，是一点儿红色？是血？是一种单纯的赤诚？是一个已逝去的年代的印记？我说不上。总之，我以这种颜色最后完成了这“三色虹”的内容上的设计。

由此我还想到近来我们习惯于按一种文学形式、一种体裁来编集子。诗集就是诗集，散文集就是散文集，小说集就是小说集。为什么不可以在一个集子里放进多种样式呢？这可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和他的作品。我现在正作这样的一次尝试。

最后我要说《三色虹》毕竟是三色，远不是绚烂夺目的七彩虹霓，它的残缺和别扭也因之全部暴露在读者面前。再打个小比方吧：在今天如此丰富的精神食粮面前，它不是名师烹调的美味珍肴，无非是一碟由三种东西凑起的小拼盘而已。但我从心底捧出来呈献给读者的。

张 长

一九八〇年九月五日昆明

DD62/2

目 次

孔雀的故乡

孔雀的故乡	3
粮仓——花果篮	4
筑路工	6
养路工	7
五月的凤凰花	8
香 茅	8
太阳花	9
太阳鸟	11
脚	12

树	13
露 珠	14
山 溪	16
我们寨子的小河	18
笑	20
女拖拉机手	22
路	24
黎明速写	25
老榕树下	26
一棵菩提树	29
枫 树	31
道 路	32
曼飞龙水库	33
黎明城的雾	35
黎明城的人	37

在黄昏的时候	39
芦笙曲	42
一个傈尼族山寨	44
黄金和翡翠的诗篇	47
试验田	50
灯 光	51

一个绿的记忆

桉叶诗	57
勐龙一鱼塘	65
阿佤人	68
边疆民族的歌	72
小伊香的秘密	77
春 天	83

听 雨	89
凤凰的羽毛	95
“同步”	100
翡翠的喷泉	104
让茶来歌颂	110
竹楼情思	120
绿叶的赞美	127
一个绿的记忆	133

花 朵 与 绿 叶

空谷兰	139
最后的祝福	164
希望的绿叶	175



孔雀的故乡

孔雀的故乡

这里美丽，才是孔雀的故乡。

因为是孔雀的故乡，才更美丽！

一只孔雀开屏在寨前的菩提树下；两只孔雀在小溪边汲水；三只孔雀起舞于水库之滨，翱翔于金色秋天的蓝天白云中……

甚至在穿过森林的公路两旁的灌木丛里，你也能见到它们，用爪子扒着落叶在觅食。汽车轰响着来了，却没有飞，高仰起它们的颈项于灌木丛之上，可爱地偏着带有漂亮羽冠的脑袋。

这是因为它们已经习惯于森林里的喧嚣了。

因为秋风送给它们以傣家人大丰收的喜讯，它们翱翔于蓝天白云中。

因为傣家人新修的水库绿得象朗丝娜湖^①，它

① 即傣族著名长诗“召树屯”中七个孔雀公主入浴的仙湖。

们在湖畔起舞。

因为寨子外面的那条溪水最甜，它们才来汲水。就在这条小溪的上游，我们公社水电站的涡轮机成天在搅动。

孔雀爱花，爱听金铃的声音，它们才在寨前的菩提树下开屏。显然，它们已经把我们寨子里姑娘们色彩斑斓的彩裙当成鲜花，把她们的笑，当作金铃的召唤了啊！

在我们这里，山，是美的！水，是美的！树，是美的！人，也是美的！

因为美丽，这里才成为孔雀的故乡；

因为是孔雀的故乡，这里才更美丽！

粮 仓 —— 花 果 篮

啊，西双版纳！在秋天的时候，你是粮仓。

四周翠绿的峰峦是你的仓壁；你的仓底是平坦肥沃的大地；白瓷般的云片在蓝琉璃瓦似的天空，交错、重叠、覆盖而成了你拱形的圆顶。

坝子里，稻子璀璨如黄金，一粒，一粒，结成了尺来长的穗子。金色的穗子，一穗，一穗，汇成了一片金色的海。起风了，海在喧嚣、动荡，掀起了层层稻浪；一浪，一浪，直拍向远处翠绿的峰峦。峰峦——这仓壁——似乎矮了，小了；看哪！

金色的波浪似乎要越过它而远去了……

你是粮仓。在秋天的时候，你是十二个^①充盈的粮仓。哦，西双版纳！

在夏天的时候，你是花果篮。

修长碧绿的凤尾竹在坝子的周围盘绕，编就了你漂亮的篮子。纤细的茛萝和金银花，带着它们小小的花朵和芬芳，从竹篮的篮眼里绕出、钻进，如色彩斑斓的绶带，萦绕到这“篮子”的任何一个地方！

啊，里面盛满了果实：那芳香如蜜的菠萝，肥硕的木瓜，累累的香蕉，赤红如宝石的荔枝，象牙样微泛黄色的芒果……盛满了花和草：纯净如白玉般的茉莉，花瓣上带着晶莹朝露的红玫瑰，上面飞舞着蜂蝶的沾巴滴花……夏天的浓雾是盖在这花果篮上的一块白色纱巾。太阳出来，揭去了这纱巾。看哪！垒在这花果篮最上面的那几个椰子晃动了，看哪！一个肥大的椰子从这花果篮的顶上滚下来了……

你是花果篮。在夏天的时候，你是十二个充盈的花果篮。哦，西双版纳！

^① 西双版纳，在傣语中即十二之意。

筑 路 工

筑路工筑路在丛山峻岭间。筑路工挥 舞 着钢钎，打着炮眼。一声怒吼，一座大山被推倒在山沟里！

筑路工筑路在老林深沟里。筑路工高 举 着巨斧，斩荆劈棘。一声吆喝，密麻麻的森林哗哗地后退了几丈，让出了一条大路！

筑路工说：公路是一弯彩虹，从这弯彩虹上，将把边疆的兄弟们送到太阳的家乡……

筑路工经过的地方，跟着来了喧闹，来了富裕，来了幸福、欢乐……载着钢材、水泥的汽车来了；载着机器的汽车来了；载着盐巴的汽车来了；载着化学肥料的汽车来了；载着婴儿奶瓶的汽车来了……

来了！来了！在清晨的时候，汽车象一只只熨斗，从绸带样光滑的新路上滑过。

参加全线通车典礼的筑路工，心里舒坦极了！象汽车从彩带的公路上滑过一般，筑路工的心里也象滑过了一个个温暖的熨斗，轻轻地、轻轻地……

他看着，他笑了。

筑路工说：咱们的心底也有一条五彩的路，通向北京，通向太阳的家乡。

养 路 工

在寂静的丛山峻岭中，养路工在铺修着道路。
每天清早，养路工从白色的道班房里出来了，
来到公路上。
来到塌了方的地方；
来到积了水的地方；
来到坎坷不平的地方；
来到足以形成前进的障碍的地方……
来到这寂静的丛山峻岭间，养路工们开始工作了。

凭一柄小锤，一个白天，就把铁一般的花岗岩，变成了粒粒碎石，铺满大路。

凭一对竹箕，一夜间，搬走了因暴雨而突然塌到公路上的半座山。

凭激情化成的汗水拌和着泥沙，三两铲，就填好了路上的坑凹。

这里的太阳灼热如焚！这里的暴雨似瓢泼桶倒！这里，比太阳还热的却是养路工的那颗心，比暴雨还激的却是养路工的社会主义建设激情！

在前进的路上，你常常会在路边看到一面小红旗或一盏红灯，这是交通受阻的常规讯号。

可在这里，不论什么时候，夜晚的红灯，永远